



扫描二维码下载“掌上宝鸡”
查看更多精彩！

新丝路的文学重镇 大关中的人文担当



秦岭苍苍，渭河汤汤。炎帝故里，青铜之乡。今之宝鸡，古称陈仓。历史悠久，西周发祥福地；文化灿烂，先秦建都凤翔。东望长安，西邻天水；南通巴蜀，北接平凉。川陕襟喉，自古乃通往西南之咽喉；秦陇锁钥，亦系沟通西北之枢纽。

辛未年（1931）秋，日寇侵华，东部敌占，东北沦亡。丙子年（1936）冬，陇海铁路通达陈仓。嗣后，日机狂轰滥炸，工厂学校迁入，城区人口骤长，宝鸡遂成战略后方。简易公路四通八达，交通贡献异乎寻常！

宝鸡因路而生，陈仓因路而兴。虽三面环山一面临水，然交通发展异常迅猛。地理位置之特殊，战乱频繁续续；兵家必争之要隘，足见斯地神圣。侵华战争，东瀛恶魔横行；抗日义举，神州风起云涌。十万火急兮！抗战物资怎运送？万分火燎兮！抗日军队怎前行？万民会战，催马扬鞭；千镇披星，昼夜兼程。建成川陕公路、宝汉公路，速为前线运输军品；修建宝平公路、长益公路，

忙为支前运送兵民。成立护路队，保公路畅通。赢得抗战胜利，宝鸡无上光荣！

历史久远兮，宝鸡交通！

回眸五千年之文明，穿越漫漫之时空隧道；遥想三千载之秦汉，纵穿悠悠之丝路重镇。古有通西域之关陇大道，东西无阻畅行；亦有通巴蜀之陈仓古道，南北顺畅驰名。大秦帝国沿关陇古道，经陇千一路向东，先后定都雍城、咸阳，完成一统天下之大任。玄奘西天取经，来回穿越西秦。刘邦“明修栈道，暗度陈仓”，铸就战史英名；诸葛亮六出祁山，沿古道北伐挺进……

曾几何时，千秋豪气，劈岭开山通城镇；万古长风，削峰架桥官道通。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筚路蓝缕，笙歌阵阵潮涌；人拉肩扛，协力同心，砥砺前行，铸就条条新程。辛未年（1931），西凤公路建成；凤汉公路、宝平公路通行。丙子年（1936），陇海铁路通达宝鸡，斯地系陇海铁路西端终点，遂成抗战物资集散中心。新中国诞生，红日耀

宝鸡交通赋

◎容琳

长空。军民齐心协力，宝天铁路建成。丙申年（1956），宝成铁路贯通。嗟呼！乃系沟通西南、西北、中原之“功臣”！蜀道不再难，天险变通途；火车越秦岭，环球惊奇功！

忆往昔，宝鸡遍传“马路不平，路灯不明，电灯常停”。城市砂石土路，晴天一身灰，雨天路泥泞。农村羊肠小道，出行异常艰辛，世代望路哀叹，雪霜更为难行。旭日艳阳，喜迎春风。今之高铁动车、高速公路、航空机场，织大交通大网络；丝路建设，东进西优，北上虬龙，建大交通大畅通。打造一小时内省会经济圈，建设西部强市；编织半日内全国高铁网，讴歌时代精神。陇海、徐兰、宝成、宝中、宝麟铁路，提质加速唱大风。连霍高速、宝汉高速、旬凤高速，十三县区（含高新区）全覆盖，加速对外荡新声。

与陕南、陇南、川渝，快速交往越峻岭。西宝高铁、宝兰高铁，综合交通百花馨。“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地位愈加坚实稳定。对百姓言之，乘西宝高铁，一路向东，一小时到达西安，品尝美味分羊肉泡馍；坐宝兰高铁，穿山越岭，兰州人两小时到宝鸡，定能把地道美食享用。

嗟呼！国道省道、县乡公路、通村公路，打造城乡路路通。致富奔小康，交通须先行。路畅百业兴，城乡映彩虹。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哪有水泥路面铺家门？焉有便民公路村村通？解民忧，惠民生；歌盛世，谢党恩；颂新政，便居民；践指赞，荡笑声！岂有春风唤不回，宝鸡交通傲长空！

公仆运筹帷幄，不负民众所望。公路通，千里之遥，携老带幼，交通

共享；陆空畅，万里之距，朝发暮至，无限风光。土特产，农产品，鲜果蔬，迈步上路，大道宽敞；进城镇，访亲友，购物品，扬帆起航，心旌欢畅。商贾云集，交易五湖商品；市场兴旺，接待九州客商。路通、桥通、国运通，共谋经济腾飞；城畅、乡畅、民心畅，建成全面小康。近观兮，公路若锦，霓虹闪烁，万家灯火彰显辉煌；远眺兮，桥梁似龙，溢彩流光，百条公路凤翥龙翔！

昔日，渭河东西横穿，南北阻断；无桥少船，渡河艰难。望之眼前，达之一天。两岸对话，咫尺天涯；隔河相望，难逾天堑。一里断头路，百姓难往返；二里绕大弯，何时能相见？蹚水跨越河水，唯有血泪斑斑！新中国成立兮，地覆天翻，开启万代建桥纪元；改革开放，彩虹百座跨河高悬。便利生活，促进生产，改善环境，“桥城”美名，远近频传！

嗟夫！交通系社会进步之基，运输乃兴国战略之本。古往今来，道路不兴，社会岂能前进？古今中外，交通不畅，社稷焉能稳定？今之宝鸡兮，公路傍河而行，风驰奔腾；高铁玉带飞龙，高速行进。公路交错，铁路纵横；航空崛起，运输峥嵘。扩充场站，集客流物流于一体；聚散皆宜，为供需搭建大本营。交通促进发展，运输推动繁荣。地域经济，提速发展高歌猛进；工农民生，共享成果盛世欢欣！惟豪情摩云，开拓创新；皆赞颂交通，共铸龙腾！

噫吁嘻！锤镰高举，五星闪光。百年来心系民愿，宝鸡交通日新月异，意气方刚；新时代改革之路，筑路大军拼搏顽强，硕果辉煌！今非昔比，天地明朗！交通巨变，日月呈祥！

爱一个简单的人（外三首）

■黄默

爱一个简单的人，如同爱一片绿叶
一滴露水，洗净了叶脉的尘埃

爱一个简单的人，如同爱一团花朵
不管它是否已经度过了盛开的浓艳

爱一个简单的人，如同爱一缕
清新的空气
一片湿润的青草的味道

一隙冬日的阳光，它刚刚穿透
一块乌云的遮掩
其实，一个简单的人
可能并不简单
他只是卸去了复杂的沉重
切割了糜烂的腐臭
他在忘记那些成长中的算计
积累成仇的敌意和怨恨

他开始逆向
寻找曾经有过的快乐时光
开始珍惜，哪怕片刻的真诚和善良
他相信，即便一个耄耋之年的老人
只要愿意
也是可以重返少年时光的

有一些人

有一些人，就活在你身边
但你视而不见，他们存在
却悄无声息
像埋在地下几千米的煤

只是偶尔，你盯着手机
无意间撞在了他们身上
他们跳起来
躲闪，惊恐的表情
吓你一跳

如此，你便好奇，你不知道
为什么，几十年住同一栋楼
对他们，你竟一无所知
所以，你开始挖、耐心地、不停地

挖，一直挖！直至刨尽浮生
挖进他们内心，才看见——
一堆自燃的灰烬
雪一样白

生日

自幼，母亲离我而去
心狠，世无二人
几十年来，我一直这么想
六十岁，刚过完生日
想，该给母亲烧点纸钱了
这一天，春意盎然
暖洋洋的，靠着一棵树
我和母亲有一句没一句地
说着闲话，说着说着
困意袭来，竟然睡着了
守着一堆，烟飞灰灭的过往

酒杯

秦岭山中，随便扯一团云雾
擦洗酒杯
酒杯就粘上了抹不掉的松香
瓷质的酒杯啊，小小的空旷
我一生，风雨兼程
就穿行在这空旷的中央
寒来暑往
一寸欢乐，百丈忧伤

黄默：本名黄培德，生于西安，下乡宝鸡后参加工作。曾在《诗刊》《江南》《文学家》《星星》《诗潮》等报刊发表诗文若干，出版诗集《从时间中穿过》。现居成都。

乡下的雾

◎孟民

初冬时节的乡下，似乎常常被雾所笼罩。雾浓雾浅雾淡的，也不一定是雾，有时候就是大地蒸腾出的地气。那地气从川道堰坡、山沟、河道，从秦岭的沟壑、千山的皱褶里，从泥土里袅袅而出，薄若蝉翼，或如牵出的一缕轻纱，颜色或白或乳白色，让人看见真的恍如梦中。雾也有这颜色，但雾浓厚如棉絮，没有一丝味道，更发不出一丁点声音。要说有气味的，也是泥土的气味；要说有声音的，也是溪流的水声。雾和地气总会纠缠在一起，纵使再好的视力，也是难以分辨清楚。

父亲就走在雾里。为了保护村上的群众，雾气腾腾的夜晚，还是雾气与烟雾交织的夜幕降临，他与兄弟们值守在各自的卡点，稍有风吹草动，就会给群众打出信号。多少个夜晚，雾气、湿气浸湿了衣衫，但信念从未改变。当他牺牲在这个浓雾交织的阴天，也在雾气缭绕的凌晨归于泥土。也许是老天的慈悲吧，当一簇簇崭新的泥土堆成一座新的坟茔，雾气混杂着湿气把墓地包裹，我不停地擦拭掉线似的泪水，总是难以看清坟茔的面貌。我就想变成一股风，吹走萦绕不走的雾。我就想燃起一团火，烧干湿气涌动的清晨，与父亲清清楚楚地道个别。

白发人送黑发人，让我婆以泪洗面，导致看东西不再清晰，她自己的眼睛总是蒙着一层雾。用热水敷、用老母鸡刚孵熟的鸡蛋来暖，以这种偏方试图赶走驻留在眼睛里的雾。她也走在雾里。多少个清晨，她拄着拐杖，迈开“三寸金莲”的小脚，走过雾气缭绕的院落，提水、劈柴，给我们做好一天的早饭。失子之痛，刺心的泪水使她的眼睛混沌不清，那时，医疗条件太差，托远方的叔叔买来的眼药水，只能缓解一时的难受。婆说，啥时候才有好的医生，能有祛除眼里雾气的妙方？

母亲因父亲的英年早逝，她挑起了家庭的重担。她也不断地行走在雾里。凌晨顶着雾，给自家地里运送粪土、引水浇地。傍晚包裹在雾里，拉运柴火、碾米磨面。深夜望着窗外的雾气湿气，纺线织布、缝补衣裳。那是我们一家全部生计的所在。

环境治理，那种家家门前放炮、烧纸的现象，基本上被新生的一代抛弃。偶尔的鞭炮声，是老辈对老传统的继承，也是他们驱散晦气、营造喜庆的唯一念想。元宵节也是乡亲们放鞭炮和烟花的时候，似乎这种传统难以割舍，尤其是有小孩的家庭，总有一种锲而不舍的精神。如果早晨没有风，烟雾会久久地滞留在乡村的上空，感觉太阳也被蒙上了一层面纱。

晴空万里的日子，乡村的黄昏经常会雾霭四合。那时，乡村的鸡鸭牛归圈，庄稼人从田间地头忙活了一天回到家，洗刷完毕，匆匆吃完饭，还要麻利地收拾一些家务活，最后脚步声就渐渐地弱了下去。雾霭四合，不一定是阴天，晴天也不断头。雨天也有雾，雨雾与雨落的声音一起覆在大地上；而雪花飘飘洒洒，它织起来的白雾漫天轻扬，就像天地间突然扯起一个白色的帘幕，让人心里一下子明亮了许多。雨雾与雪雾有那么几天，总虚虚实实地缠绕在一起：雨是实的，雪是实的；雨雾是虚的，雪雾也是虚的。乡村便变得像雾一样让人摸不着头脑，当然也变得更奇妙和浪漫了。

一座山倘若有了烟雾的缭绕，就恍若有了一股仙气。南朝梁萧统《咏雾》中说：“从风疑细雨，映日似游尘。”

乍若飞烟散，时如佳气新。”作家古华在《爬满青藤的木屋》中说，满山满谷乳白色的雾气，那样的深，那样的浓，像流动的浆液，能把人都浮起来似的。可见，不同环境下雾呈现的效果是截然不同的，人对雾的认知也随着环境的变迁而改变。

我也走在雾里。穿过雾，走到有树木的河边、山坡、秦岭脚下。夏秋时节，吐纳了一天氧气的树木晚上歇息下来，雾与水汽融合在一起，像酝酿的乳汁给予它们滋养。天亮的时候，你看那树的叶子上挂着晶莹的雨珠，这分明是甘露酣畅淋漓地吃饱了绿叶，展露出丽人的面孔。仔细看，我发觉这雾与地气其实区别是很大的，那雾呆呆地凝滞一团，而地气却弥漫、蒸腾，缓缓地向上，离开土地，离开树木，离开河流……很快就和白云结伴缭绕在了天上。雨水一停，刺眼的阳光从云缝里直射而来，那地气和云朵立即都变成了白色，生出一种神秘的安详。

湿润的泥土上，白气翻卷着，蔓延着，无声无息地把土地拥抱着在怀里，这便是庄稼人所说的“墒”情最好的大地。

